



连云港市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江苏省连云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印

目 录

- 追随孙中山先生东征北伐……………百岁老人刘树亮（1）
- 追忆东海县二、三十年代的往事……………周建章（13）
- 云台山山民暴动始末
- 赵开士、顾从义、李兆金、郁正左口述
- ……………廖寿康、方一清、张银泉整理（31）
-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两淮盐场……………朱士俊（41）
- 淮北盐特委宣工队敌后斗争纪实……………潘桂生（60）
- 两麻袋“法币”和一麻袋子弹……………张学裕（65）
- 日寇血洗花果山、焚毁三元宫罪行记
- ……………寿康、一清、迎泉、东野（68）
- 在“五四”运动中的第八师范
- ……………宋菴庵、张国华、姚适安（74）
- 东海中学学生生活漫忆……………朱智贤（77）
- 清末民初的一位著名企业家——许鼎霖……………杨东野（84）
- 王氏家族与王公珣
- ……………王宗珊、胡希昌、王士卓、董尧、魏宗荣（98）
- 附：王公珣遗作《海州竹枝词》
- 著名声学家汪德昭博士……………杨东野（119）
- 受命于民族危难之秋の邱立麒先生
- ……………杨东野、邱永珍（126）

追忆孙存楼同志的教育生涯

.....武永嘉口述、陈鹏整理(136)

张汝忠先生和杨集小学.....陈鹏整理(143)

杏林、艺苑共争辉——记顾铁依先生的生平事迹

.....孙济仁(146)

彦涵的青少年时代.....彭云(152)

追随孙中山先生 东征北伐

百岁老人 刘树亮

一、初见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

我叫刘树亮，曾随舅姓氏称李树棠，号迎生（建国后复用原姓名）。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五日出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八岁时（一八九五年）因家境贫穷随父母逃荒到涟水县北黄家圩，九岁时父病逝，又逃荒到灌云县，给富人家放牛，十一岁时回海州当雇工，放牛割草，干苦活，一直到了十六岁（一九〇三），因生活难以混下去，就在海州应招当了冯国璋的“童子军”，先被送到天津附近的小站去学操练，后分到南京驻军第三独立旅教练一团当一名小班长，干了两年，因在军中受到虐待，遭报复身受棍罚，不堪忍受此苦，就想趁机逃出虎窝。这时我在宁已听说有位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和华南宣传和发动革命，孙在广东的会党和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而且那里讲民主，官兵关系良好，……于是我就想投奔到那里去。一天军中发饷，我拿到四块银元，就开了小差跑到和平门搭上火车

到了上海，又乘船抵达了广州。我投粤军充当了教练兵。当年（一九〇五）我这个十八岁的新兵，驻扎在羊城，随时都想了解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情形，这年九、十月间，我听说中山先生已在日本东京把几个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决意要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这真是说到我的心里头了。到一九〇六年底同盟会已在广东新军中发展，我就自愿参加了这个革命组织。这个时候，我结识了同乡王懋功（徐州人），他在粤军中担任团长，我们两人几次见面交谈，彼此比较投机，一天他对我说：“粤军中有个讲武堂，是培训军官的，我考虑到你的前程，介绍你到那里学习好吗？”我随即答应：“好啊！”于是，我就进了讲武堂学习。这时候，中山先生正为革命事业操劳，常常奔波于海外与华南之间，频繁地在广东会党、新军中与在民间进行宣传与发动，还到粤军讲武堂来演讲，鼓动革命。有一天王懋功陪同中山先生来到，他见到我时就把我介绍给中山先生，我当时激动得心脏频频加快跳动，我日夜盼望见到的伟人竟站在我的眼前了，他是那样地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目光炯炯，而又是那样地和蔼可亲，他伸出那温暖的手拉住我问道：“你当过兵吗？”我说：“当过。”又问：“你有文化吗？”我说：“不识什么字。”他勉励我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前程无限；革命事业正需要你们这些青年啊！”他的话真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经过两年学习，我从讲武堂毕业，被分到粤军中当排长，很快又擢升为营长，先后被派到靠近澳门的前山镇和海南岛、雷州半岛驻

防。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奉令调回广州，这时，中山先生正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我作为同盟会会员踊跃参加，他召集我们讲话，勉励我们在行动时要“坚决、勇敢、机智”。我们就按照中山先生的布置举行了起义，可是由于那时准备得还不够，行动不统一，致归于失败。此后一个时期，我都在粤军许崇智的部下担任营长，调防、转战于粤、赣、湘、闽各地。

二、讨伐陈炯明，东征得胜利

我所经历的这一段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初的往事，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记得在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一命呜呼后，陈炯明表示拥护孙中山，任援闽军总司令，进军福建，一九二〇年底回师广东，任广东省省长。这时他支持中山先生返回广东主持革命军政府，一九二一年四月举行非常国会，推选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陈炯明就任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这时他却暗中与北洋军阀相勾结；中山先生主张联俄，并决意北伐，陈表示反对，后来发展为公开叛变。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这天清晨我在广州西郊白云山忽然听到了“轰轰”的炮声，感到奇怪，不知其原由，大家不免一阵紧张起来，当天得知是陈炯明的叛军炮轰观音山总统府的，还包围了粤秀楼（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住处），我非常担心中山先生的安全，听说他事先已得到消息，在卫士的保护下转移走了，宋庆龄也已离开，他们未遭到劫难，我这才放下了心。过了几天，我得知中山先生已离开广州，转移到了黄埔军舰

上，他还向我们发出了暂且转移、准备反击讨伐的命令。中山先生历经了艰险，经过五十五天，直到八月十四日才辗转到了上海，他抵沪后遂商筹改组国民党，组织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这时我在许的部下，由粤转赣又入闽，攻下福州。此时，中山先生决心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联络滇、桂、粤军共讨陈炯明，三军于十二月三十日誓师东征。经几路夹击，挫败了陈炯明，攻克了广州，陈便仓惶逃到惠州老巢据守，所部退到东江、潮梅一带继续进行反扑。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山先生由沪抵穗，就任大元帅职，宣布此后进入“讨贼时期”，把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设在广州东郊农林试验场，他亲临前线，直接指挥东征讨贼战争。这时我在东路讨贼军第一旅（旅长王懋功）第二团任团长，主要在东江一带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几次战役。是年四、五月间，在中山先生直接部署下，我参加了他所下令派遣的五千精锐劲旅，出击淡水之敌，陈炯明麾下的洪兆麟部固守淡水，经过几次激烈交锋，终于把洪部击退。随后不久，我又奉令率领全团去攻打永湖白马花（白花），这地方山峦起伏、河道交错，我部到达以后，先观察了地形环境，然后我带了一部分官兵拟绕到敌后突袭，在我率先强渡河叉时，不意被占据在前面山头的敌军发现，他们架起机枪向河面上扫射，一颗子弹从左翼射中我的颈部，随即鲜血直流，我晕倒过去了，这时我身边的警卫员杨道才、纪福生急忙把我架走。第五、第六连奋勇冲锋还击，堵住了敌军。我被护送到一户农家，一老农问：“你们是孙军、还是陈军？”杨道才说：“我们是孙

军，我们的团长是被陈军打伤的，请给我们方便方便吧！”老农高兴地“嗯”了一声就忙给我照顾。这时，旅长王懋功得知我负伤，就很快派人找到了我，立即把我护送到汕头医院抢救。那颗子弹从我的颈部左侧射进，穿断了食管，经大夫把食管接通，我的伤势在恢复。住在医院里医治的伤员不少，中山先生特派他的夫人宋庆龄前来医院慰问，我因是重伤员，宋庆龄轻轻地走到我的病床前，亲切地对我说：“中山先生听说你与叛军勇敢作战负了重伤，非常关心，赞赏你为国为民的奋不顾身的精神，要我前来亲切慰问。”她关照医护人员要对我精心治疗照顾，并亲自给我端来了牛奶，以后又来探望两次，还带来了经大元帅签署发给我的五百元奖励金。一股股暖流通过我的全身，我深深感受到中山先生对他的部下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经过一百多天的治疗，我全愈了。经部队批准，我回家乡海州探亲。途经上海时，遇见同一部队的一位陆福廷团长，他跟我谈起动员有志青年参加孙大元帅的讨贼军之事：我说：“只要革命需要，我一定尽力！”我回到海州后，就访亲问友，动员了二十多个青年小伙子，我拿出自己的奖金作为他们的旅费，到了上海，引荐给陆福廷，他对我说：“现在你的部队已编散了，我打电报给何应钦，如获同意就编到他的部下。”接复电获准，我就带了这二十多个小伙子乘船到了广州虎门，见到了何应钦，就直接把他们编到桂永清的部下。因我原在的旅团已编散，我觉得不好留下，随又离开了广州，经福建厦门时，竟遭敌方搜查，弄得一身如洗，我只得再艰难辗转地返回了广州，只身投奔桂永清，述说我负伤回家后的经历，他深表同情，说

道“目下变化瞬息，暂且就委屈你一下，先编在我的特务连当一名排长吧！”

是年九、十月间，中山先生经常奔赴石龙至博罗前线指挥督战。此时博罗城东北三门都处在陈炯明叛军的紧紧包围之中，而城中守军又较单薄，增援部队一时难以调来。敌军重重围困了四、五十天，处境真是十分艰险，许崇智几次劝中山先生返回广州，孙一再断然表示：“决与博罗共存亡！”此时博罗守军的粮食弹药几已告罄，糙米都难吃得上，蔬菜更是无处来，大家只得喝糙米粥蘸盐卤汤，中山先生也是同官兵一同吃这些东西。处在敌军的围困之中，他多次同守军讲话，鼓动士气，他说：“辛亥年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些革命青年，他们热血沸腾，敢于牺牲，用自己的生命向满清王朝勇猛冲杀，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现在我们手中拥有武器，战斗力又强得多，还怕不能打败叛军？”他急令杨希闵、许崇智组织敢死队进行冲锋突围，就在各团挑了五百名官兵，我也在内，一齐从北门奋勇冲杀了出去，迅速夺下了五个山头。豫军司令樊中秀（又称“樊老二”），赤膊上阵，身披红、蓝、黑色带子，手持盒枪，冲锋在前，大队人马跟上，一股气连夺下了十七个山头，直把陈炯明部打得狼狈逃窜，溃不成军。博罗突围以后，中山先生才返回广州议事。不久，他又重返前线，到达飞鹅岭，谋划如何攻破被陈部死死踞守的惠州，并亲临前沿阵地视察，随与许崇智、刘震寰等部署总攻击事，还亲自调运来鱼雷用以炸城墙。十月底开始行动，炸响鱼雷，又放大炮，把城墙炸塌一段，步兵随即爬城，由于守军集中堵击，这样城墙就没能攻下。于

是，中山先生重新部署攻城战役。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我正在桂永清的部下，第一次参加了攻惠州城的突击战。这座惠州城三面朝水，一面临山，南面飞鹅岭横亘，形势险峻，易守难攻。我随着主攻先遣队从西门匍匐突进，敌军从城墙上射来了子弹，穿过我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我负了重伤即从前线撤了下来，被转移到后方治疗。这次攻城仍未能成功。

攻下惠州城，消灭叛逆军，统一广东省，这是中山先生的既定战略部署，他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后，这就成了他的遗言。这一年十月，就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组织第二次东征。这次按中、左、右三路纵队分路进军。中路纵队由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何应钦担任总指挥，有一万五千多人，我编在第一军第二师王懋功部一团担任团长，经编整后，十月五日从广州出发直奔惠州，途经石龙、博罗，至十一日直抵惠州城下驻扎。经侦察，确定北门为主攻方向，从西门配合进攻，并安置了攻击阵地，作好攻击准备。十三日上午纵队部发出了总攻击令，炮兵先猛轰北门，城楼被击毁，城墙也被轰塌十多处，这时何应钦下令步兵攻城，我团正在西门待命，得令就迅猛攻击，不意敌军在城墙防地还架设着机枪，直向我攻击部队扫射，顿时士兵伤亡累累，我沿着倒下的弟兄的血迹继续往前冲，子弹从我的右耳插过去，随退了回来。纵队调来炮兵发炮轰击，把敌之火力压了下去。后稍事休整，到翌日午后再行攻击。纵队各部于中午前都到达攻击阵地，各就各位，我团仍从西门攻击，随带竹梯准备登城。午后攻击令一下，炮兵迅即发动轰击，压住敌军，随后步兵往前冲，

我手举小旗挥动着，弟兄们奋勇地冲到城墙跟，马快搭起了竹梯往上爬，敌人仍在负隅顽抗，射出反扑的子弹，纵队又有许多弟兄倒下去了，但是敌军已是四面楚歌，犹如风卷的落叶，经纵队各部猛攻，终于破城而入，陈炯明的守惠州司令杨坤如中弹负伤带着残部逃走了。攻惠州之役终于获得了全胜，而国民革命军却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这次阵亡官兵有四百多人，就在纵队进入惠州城之后的几天举行了追悼大会，蒋介石、周恩来，还有苏联顾问罗加党夫都讲了话，沉痛悼念这些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烈士，表明第二次东征之役的胜利是实现了中山先生的遗志。我参加了这次追悼会，勾起了对中山先生的思念之意，对死难烈士的悲痛，同时也意识到以后征程的艰巨。

三、参加北伐战争，摧毁军阀势力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实行革命的“三大政策”。大会之后，中山先生系统地宣讲了“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我于这一年六月间的一天下午在一所学校的大礼堂里听到他的这个讲演，当时我虽然坐在最后面，但他那慷慨激昂、有声有色的语调，却使我听得真切入迷，我的思想真被他打动了，这使我感觉到：在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下，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国民党从此就会有转机，革命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同时，我还听到中山先生讲道：“本党成立以来，对内要打倒军阀，把受压

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来解放。”他特别强调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要形成一支训练有素的骨干力量，用来彻底摧毁封建军阀势力，所以，他首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创立并关注其建设。这所为培训北伐军官的学校办了两期（一期六个月）以后，即主要以这两期的毕业生举行了第二次东征，经受了实战的锻炼，取得了成功。东征结束后，就举办第三期，这就成立了潮州分校，当时规定国民革命军中上自师长下至司务长大小官员一律要集中受训，我是一名团长，自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以后就来到了这所学校。在受训期，我听到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政治报告，深受教育，因为他是淮安人，我是海州人，算是同乡，两人谈起来很亲切。经八个月的学习，就迎上了北伐战争。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我被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何应钦是军长，我是特务营长，担负着全军的警卫任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苏联顾问鲍罗廷都随第一军行动，我派一排人组成自行车队，沿途一直护送着他们。我们每经一处还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呼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周恩来向军队与民众讲话宣传，我们都精心护卫着。北伐军进军迅速，势如破竹，很快攻到了湖南，连克长沙、平江、岳阳，占领了湖南全省，兵锋遂指向湖北。在北伐军打到汀泗桥时，吴佩孚率军顽固堵击，疯狂挣扎，北伐军每发动一次冲锋，都付出重大伤亡，这时蒋介石用了激将法，他说：“汀泗桥攻不下，大家都回广东好啦！”黄埔的学生誓死攻破这个障碍。号称铁军的叶挺独立团顽强地攻击，终于拔掉了

这根钉子。北伐军再进军到贺胜桥，吴佩孚要利用这个天险来阻挡，叶挺独立团迂回到敌后，猛扑过去，敌军一部仓惶逃走。吴佩孚率军反扑，北伐军佯退，吴军中计紧追，在拥挤过桥时遭猛击，大败逃窜。再经过多次激战，终于完全控制了吴佩孚多年盘踞的老巢——武汉。随后，北伐军再进军江西，跟孙传芳军交锋，发生了争夺南昌的多次反复的激烈战斗。蒋介石亲率王柏龄部硬攻，还是没有进展；第二次再率部围攻。这一天他来到前沿阵地指挥所，打开地图在观看，这时我带着警卫营的官兵前后护卫着他，只见他一时低头看地图，一时抬头望工事，刚要发出什么军令，电话铃响了，是程潜打来的，向总司令报告军情的，蒋听到前线失利、伤亡很重的报告，急得脸色苍白，随即大声厉色地发令：“从现在起，师长阵亡，副师长代理；团长阵亡，副团长代理；营长阵亡，副营长代理，一定要坚持到底，非把南昌攻下不可！”后来又多次发动猛攻，加上各路军的配合作战，终于十一月八日攻占了南昌。北伐战争进行到第二年（一九二七），我调到顾祝同第九军里担任中校副团长，随北伐军转战到浙江、安徽、山东，长驱直入，节节胜利。在进攻沂州府（临沂）时，直系军阀张宗昌正踞守在这里，我带领全团官兵猛攻到城下，爬梯登墙，遭到敌军的一阵顽抗，我的右膀中弹负伤，我忍着剧痛，一股劲冲进了城里，张宗昌部溃败逃窜。

一直到北伐战争结束，我看到时事日非，蒋介石、汪精卫这些曾经背诵总理遗嘱、口称继承总理遗志的人，都背叛了中山先生，违背了三大政策；而且我见到国民党军

中派系斗争倾轧，非蒋嫡系都要受到排挤，想到自己进黄埔军校、参加东征北伐，都是为着追随中山先生，消灭封建割据势力，统一中国的，既已用行动付与这个事业，那到此地步，我就暂告隐退吧！于是，我就于一九二八年初借口要回家照看母病而辞职返回海州。我功虽未成，可劳却已付，聊以自慰罢了。

四、纪念中山先生，愿祖国早统一

回忆我追随中山先生的历程，我耳闻他的教诲，目睹他的作为，深感他的一生就是为国为民为民族而奋斗的一生，他没有自己的私利，真正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记得一九〇九年我于讲武堂结业时，他对我们说过：“我们是革命者，立志革满清王朝的命，要革命就要革新，自己要革面洗心才能干革命。”他这样来要求别人，也是用以律己的。他一生百折不挠地奋斗了四十多年，屡遭生命的危难，历经艰辛顿挫，革命意志却始终未减退。他身为大总统、大元帅时，都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与官兵同甘共苦。他一生艰苦朴素、一生清廉，在他指挥北伐东征时，我总是见他身穿那一身灰色中山装，听说他也没有自己的私产，他住在上海的一座房子还是几位华侨募捐赠与他的，在他逝世后留给孙夫人的就是这座房子和一些书籍。我所了解的，在中山先生后半生所奋斗的，就是力求在中国结束封建军阀割据分裂的局面，要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自由平等。现在我们炎黄子孙应该继承中山先生的这个遗志，要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祖国统

一。今年是中山先生一百二十岁的诞辰，在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我这个当年曾追随中山先生东征北伐的人，我的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能亲睹总理遗志的实现。现在我天天都穿着中山装，身佩“天下为公”的徽章，准备着在我见到祖国的统一以后欣慰地去向中山先生报到。

（杨东野代笔整理）



追忆东海县

二、三十年代的往事

周建章

我叫周建章，字瑞南，化名子扬，现年七十九岁，东海县青湖乡东丰墩人，我家世代务农，我幼年时在白塔埠石峰小学受启蒙教育，十六岁毕业后考入省立第十一中学，在我读到初三下学期时，经教师滕仰之、陈经珊的介绍加入国民党，时隔不久，因军阀混战，学校停课，我即提前毕业离校，在白塔埠小学任教，从此就踏进社会，委身于政界，二、三十年代主要在国民党东海县党部供职。在当时混乱复杂的政局之下，我接触了各个方面，接近了各种人物，凭着自己有着一一种正义感，做了一些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一般有益于人民、有利于进步的事，我都勇敢去做。从一九二六年东海县党部成立后，直到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以前这一段时期，东海县一带国民党当中发生了许多的事件与活动，这些回忆起来历历在目，现追叙如下：

（一）早期国民党东海县党部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二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

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在海州的第十一中学师生怀着崇敬与悲痛的心情进行悼念活动。就在这时候，学校的教师、老一輩的国民党员滕郁之、陈经珊即以“乙丑”学社的形式开展活动，在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大家背诵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嘱参加了国民党，旋即成立了一个区党部，推选丁云棘、吕德愚、张柏香、周运成等五人为执委，以后即定期开会活动，每逢星期天，不是去孔望山，就是上巴斗山，秘密开会，讨论与研究如何发展组织，怎样开展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这时我因担任班长，与一些土豪劣绅的子弟结为把兄弟，有时在饭馆里小聚会，纵古论今，谈文说诗，甚是投契，这样他们都很听我的话。当时海州一带尚是北洋军阀的统治，有一天，北洋军阀的海州镇守使白宝山派来一个参议，召集全校师生训话，要在学校中清查“赤化党”，并警告说：“绝不许再发展，今后若再查出，一律严惩不贷”，可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他不但未能禁止住，相反，国民党的组织却在东海各地普遍地发展起来了。一九二六年夏，正当北伐开始时，有一天就在新浦后河南崖三间草房内召开了第一次全县党员代表会，会上主要决定成立各级国民党组织，我记得成员是这样的：

- （1）成立东海县党部，选举庞寿峰、顾仁、李相安、姜鸿铭、陈秀夫、冯溥仁、刘凤翹等人为执监委；
- （2）成立海州第一区党部，选举高秉杰、陈秀夫、郭士方、顾思远（又名浚泉）、鲍进之等五人为执监委；
- （3）成立新浦第二区党部，选举孙肖韩、周宝轩、王子良、刘振壮、葛星南、顾南村、顾仁等为执监委；（4）成立